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陶 靖 節 集

(二)

陶 潛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陶靖節集

(二)

陶潛著

國學基本叢書

陶靖節集

卷四

詩五言

擬古吳注劉履曰凡靖節退休之後類多悼國傷時託諷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古雜詩名其篇云○本有九首字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相，一作醉不在接

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焦本云一作時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吳注

曰君謂晉君靖節見歲而作由建威參軍即求為彭澤令未幾賦歸及晉宋易代之後終身不仕豈在朝諸親舊或有運動之者故作此詩以寄意歟何注此詩解者謂蘭柳易衰之物而榮茂者以喻晉室雖廢

尚可望其有為不圖一別既久且遠中道迷留至于今日枯衰而途不可為也諸少年即向之所謂嘉友者當時相逢未言心醉其意氣似可以傾人命今日離隔竟何所成就乎此靖節為當時無可與同心憂

興者發也而劉履以為易代之後在朝諸親舊或有勸其仕者故作此寄意豈其然哉謝按詩託蘭柳實望之詞言其所謂嘉友皆非老成忠厚徒以意氣相傾迷溺之深命且不保何有于離別乎直斥之曰相

知不忠厚其亦可以翻然變計久出知歸矣詩意似借蘭柳作北山移文以為招隱欲其謝外誘而堅肥

也遜

辭家風嚴駕，當往至。各本作志汲古閣本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泰，各本作春從湯本

子泰北平無終人李注董卓遷帝子長安幽州牧劉瓛欲遣使奔問行在無其人聞瓛奇士乃署為從事

噶將行道路阻絕遂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噶以天子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還

虞已爲公孫瓚所滅。瓚謂其妻泣而去。瓚怒曰：「致何不送章報于我？」瓚答云：「瓚壯之。」得北歸，遂入徐，無山中。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

世名。既沒傳無窮。魏志：北歸，百姓歸者五百餘家。不學狂作，非一。馳子直在百年中。

何孟春曰：「疇之兩不受爵命，三國志：田疇傳，疇後赴曹操討烏桓，論功封疇，疇不受。庶幾能始終者，或謂疇誓言爲虞報讐，卒不

能踐而爲操討烏桓，節義亦不足稱。淵明不過習聞世俗所尊慕耳。說見吳師道禮部詩話。春謂晉宋易代之際，

士如疇者幾人？子春之事，靖節安得不極口贊揚，以諷狂馳輩耶？

黃文煥曰：「此詩當屬劉裕初廢晉帝爲零陵王作。當時裕以兵守之，行在消息，未知生死，故元亮寄慨於子春也。」

顧炎武曰：「西溪叢話云：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

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觔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瑯琊王。』晉

灼曰：「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其爲

田疇可知已。若田生游說取金之人，何有高世之名而爲靖節所慕乎？」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

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吳師道曰：此篇託言不背棄之義。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作轉。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

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爲人伐高墳互低昂積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何注洛陽志北邙山漢魏晉君臣墳多在此

澍按慷慨而爭同歸于盡後之視今將亦猶今之視昔耳哀司馬卽是哀劉裕意在言外當善會之

東方有一士湯注國語東方之士執愈新序東方有士曰爰旌目被服常不完三句九遇食湯注說苑子思三句九食十年著一冠辛勤湯注云一作苦

無此比常有好奇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簪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弦

驚別鶴下絃操孤鸞何注上絃下絃猶言初曲終曲別鶴孤鸞並琴曲名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吳注汪洪度曰此與從田子春

懷乃借古貞婦以喻已志之不移也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

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畏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爲世笑嗤

各本作之從焦本作嗤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湯注前四句興而此以言吾有定見而不爲談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也

蔣薰曰稷下之士乃趨炎熱不耐霜雪者也此詩想爲終南北山一輩人作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李注曙東方明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

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常如何何注劉履曰此詩始作于元熙之初平日暮以比晉祚之垂沒天無雲

曙則又知其爲樂無幾矣是時宋公肆行弑立以應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之義恭帝雖得一時南面之樂不無感歎于懷尚猶雲中之月不無掩蔽葉中之花不久零落當如何哉其明年六月果見廢爲零陵王

又明年被試此靖節預
爲憫悼之意不其深哉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李注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賓客皆送至

易水之上湯注首陽不見相知人惟見作純是焦本云一古時邱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

何求湯注說苑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子卒而莊子深嘆不言見世莫可語也

亡以後憤世之辭首陽易水以寓夷齊恥食周粟荆軻爲燕報讐之意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湯注業成志謝而時代遷革不復可騁然生斯時矣奚所歸悔耶何注此時全

御折其枝風濕澀其根此木豈與天地有讐怨所居然也子見崇岱之松柏乎上枝于青雲下枝通于

三泉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豈與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黃文煥曰劉裕以戊午年十二月弑晉主于東堂立瑯琊王德文是爲恭帝已未爲恭帝元熙元年庚申二年而裕逼禪長江邊豈種桑之地爲裕所立而無以防裕勢終受制遂坐聽改革無可追悔也事至于不堪悔而其痛愈深矣

雜詩二首字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爲流焦本云一作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

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榮華難久居爲一篇日月不肯遲合我

行未云遠爲一篇

白日淪西阿從何校宣和本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

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子和。揮杯勸孤影。何焯曰：安溪先生以爲非。此與述酒篇流淚傾耳同意。何焯曰：安溪先生。悽終曉不能靜。何注：此與述酒篇流淚傾耳同意。何焯曰：安溪先生。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爲三春蕋。今作秋蓮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何注：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今呼作遽。謂未

遠盡也。王融三婦豔詩：結本遽央同。日月還復周。各本作有環周。焦本云：宋本作有環周。非。今從之。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

湯注：此篇亦感興亡之意。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謝按：燥乾也。與孔文舉樽中酒不空意同。緩帶

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時。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作土。焦本云：一邱壘。用此空名道。王時一隨往化滅。安

用空名揭意。同何焯曰：世人歎老嗟卑。常自託于志在四海。于是冰炭交戰。至死不悟。吾知空名爲無益。故不知老之將至。而目前莫非真樂也。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積。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吳注：王案曰：寫出少壯胸襟。值歡無復娛。寫出老人心境。每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去聲。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

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湯注：太白詩云：百歲落半塗。前期浩漫漫。中宵不成寐。天明起。以惜寸陰歟。

謝按：如讀去聲。黃公紹韻會。左傳。不如從長。陸德明讀去聲。又東方朔七諫。忽容容其安之兮。超荒忽

其焉如。苦衆人之難信。願離情而遠舉。注曰：舉去聲。如與舉叶。皆讀去聲之證。

陶靖節集 卷四 詩五言

五

昔聞長者湯本云一作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李注男子自二十一至二十九則爲盛年一毫無復

意去去轉欲速此生豈再值傾家持焦本作持各本作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弱質與運轡元鬢早已白李注靖節早年髮白素標插人頭前途漸就窄家爲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葛常之曰日月不肯遲用字含蓄老杜客夜詩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泛江詩山谿何時斷江平不肯流與此同意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湯本云一作就飽粳糧御冬足大布何注猶

文公大布之衣

織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羊長史注內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何焯曰拙生失

其方自謂謀道不謀食也理也可奈何且焦本云一作是爲陶一觴何注呂東萊曰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今人立於天

日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此意甚平若違道者末句且爲陶一觴卻有一任他底氣象便是欠商量處

此等人質高胸中見得平曠故能如此此地步儘不易到謝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正見公之不

怨不尤學問呂謂未語欠商量非也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逝順流追時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餐

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替何注楚辭所謂絕音寄斯篇黃文煥曰一心處兩端

閒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崖何注書車服以庸車沈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焦本

悲風激我懷作泛舟擬董司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羈。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梁。邊雁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鵲鳴清池。涉暑經秋霜。

愁人難爲辭。遙遙春夜長。謝按通遙從羈役至此三章皆羈旅行役之感也

娟娟松標崖。湯本云一作崔婉嬾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何可倚澤又作華柯真可寄。養色含精氣。粲然有

心理。李抄湯語湯本以此首別出編于歸去來辭之後云東坡和陶無此篇謝按諸本皆題雜詩十二首并此首其數乃足今仍從諸本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李善注孤雲喻貧士也曖曖空虛中。滅滅何時見。餘暉注曰曖曖昏昧貌朝霞開宿霧。衆

鳥相與飛。李善注喻衆人也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李善注亦喻貧士何注劉履曰朝霞開霧喻朝廷之更新衆鳥羣飛比諸臣之趨附而遲遲出林未夕來歸則又自

況其審時也。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雲而己獨無攀援飛翮之志寧忍飢

寒以守志節當世從無知此意者亦不足悲也何焯曰孤雲自比其高潔下六篇皆

言聖賢惟能固窮所以輝耀千載迺立于萬族之表不可如世人之但見目前也

淒厲歲云暮。擁攢焦本云一作褐。曝前軒。初學記作南園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粒。闕竈不見煙。詩書

塞座外。日昃不遑研。初學記作日閒居非陳阮。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何注前有會而作又云賴古多此賢淵明真所謂善哉其能自寬者也何焯曰此患難不失其常也陳蔡見圍仲尼不疑吾道之非況止于飢乏何爲不追古人而從之乎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原注。納決履。湯本作履。清歌暢商。商一作高。非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

弊襟作斂袂。不掩肘。藁糞常乏。初學記作。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辨。乃不見吾心。何注。莊

居衛提衽肘。見納履踵決曳。縱而歌聲滿天地。原憲居魯。子貢曰。先生何病。曰。仁義之愚。與馬之飾。憲不

忍爲也。此詩決履清歌。俱以爲原蓋因二人之事。偶合用耳。張自烈曰。讀苟得非所欽。乃知淵明乞食。自

非計無復之與俗人同。寥落東坡代哀之何其淺也。何焯曰。非獨遠于人情。生不達曉。與舜禪則宜以

榮期原思自居。求無愧于仲尼而已。如子貢所以告二子者。姑舍是可也。黃江詩話曰。三代下不爲苟得

者。幾人。先生以此自命。真聖人之徒也。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李注。劉向列女傳云云。好爵吾不榮。焦本。吳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作蔽。覆乃

非不周。李注。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妻者。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哭之。畢曰。何以爲。蓋其妻曰。以

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蓋之曰。康不亦宜

乎。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操也貧賤不以道得者

不夫。公誠造次顧沛必于是者矣。

袁安門校宣。和木作門。積雪邈然不可干。李注。漢書。洛陽大雪。餘丈餘。縣令出見袁安。門無行迹。謂其已死。

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蕘有常溫。探菰足朝餐。何焯曰。葛疑作稻。後漢獻紀。尚書郎。豈不實辛苦。

所懼非飢寒。何焯曰。苟求富樂。則身敗名辱。有甚于飢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焦本云。一顏。何注。韓非

吾人見先王之義。出見富貴。二者交戰于胸中。故曜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蔣薰曰或勸廣以金遺子孫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詩淵明未嘗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于初不病此感者顛倒見耳

詠三良

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沒康公從亂命以三子爲殉國人哀之賦黃鳥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湯本云一作中情謬獲露遂爲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湯本云一作中情謬獲露遂爲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厚恩固難忘。君一作勳命安可違。臨穴罔惟遲。湯本云一作中情謬獲露遂爲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隼本一作遲疑。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霑我衣。

嚴有翼。藝苑雌黃曰。秦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穆公信有罪矣。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己魏顆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辨其非是者。惟東坡和陶云。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死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謝按古人詠史皆是詠懷未有泛作史論者曹子建詠三良曰功葬驪山之足者也淵明云厚恩固難忘投義志攸希此悼張韓之不忍延壽而自欲先死也況二疏明進退之節荊軻寓報讐之志皆是詠懷無關論古而諸家紛紛論三良之當死不當死去詩意何啻千

里

葛立方曰。三良以身殉秦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穆。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爲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爲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讖。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爲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然坡公過秦穆公墓詩。乃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

黃文煥曰。詩意言從殉者三子忠君之夙懷。非一時勉強就死。不肯說壞康公穆公。別有深寄。臣子報君。卽從殉不爲過。其可忘君而貪生事他朝乎。在三良願殉自當斷。在國人惜才自當悲。各不相妨。

詠荊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湯本云。一作之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湯注。淮南子。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

歌于易水之上。何注樂書筑似箏十蕭蕭哀風逝。湯本云一作起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

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

術疎。湯注魯句踐聞荆軻之刺秦王寄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何注劉覆曰此靖節憤宋武

術者往報馬故爲是誅觀其首尾句意可見矣燕軻入秦悲壯淋漓乃知潯陽之隱蓋未嘗不存于房博浪之志也

朱子語類淵明詩人皆說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

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何孟春曰魏阮瑀有詠二疏三良荆軻詩淵明擬之厥意固有在矣

黃文煥曰詠二疏三良荆軻想屬一時所作大約在禪宋後也知止棄官本朝猶不肯久戀況事易代

此淵明之以二疏自比也祚移君弑有死而報恩如三良者乎無人矣有生而報讐如荆軻者乎又無

人矣此則以弔古之懷灑傷今之淚也

讀山海經水何注山海經劉歆校定載海內外經域山川人物之異王充論衡吳越春秋皆以爲禹治無遠不至凡所見聞伯益疏而記之郭璞爲注并圖讀李注按讀山海經穆天子傳止

題讀山海

孟夏草木長纔屋樹扶疏。李善注上林賦曰垂條扶疏湯注扶疏師古曰分布也又呂氏春秋樹肥

無使扶疏宋玉笛賦數紛茂盛扶疏四布王褒洞簫賦標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

我書文選作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李善注漢書張貢隨陳平至其家乃貢郭窮巷以席爲門門

各本作然。酌春酒文選。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李注周穆天子傳者太康二

也。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何注劉履曰此詩十三首皆記二書所載事物寓與吟詠情性但能輪寫

隱然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則其俯仰宇宙爲樂可知矣。寢夢得曰詩本獨物寓與吟詠情性但能輪寫

胸中所欲言無所不佳而世多役于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晉觀元亮告

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歎然有喜嘗言五

六月中秋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此皆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至好風與之

俱直是傾倒所有借書于手初不自知爲語言文字也何焯曰安溪先生云公宗尙六經絕口仙

釋而且超然於生死之際乃爲讀山海經數章頗言天外事蓋託寓意言屈原天問遠遊之類也。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穠。一作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

中言。湯注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處崑崙之邱郭璞注云王母亦自有離宮別館不專住一山也

自道一譚一詠與世俗了不相關也。

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邱。西南望崑城。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何校宣和本作洛洛

及周穆。託乘一來游。湯注槐江之山多瑤玕實惟帝之平圃一卽玄圃也南望崑崙其光熊

何孟春曰竹坡詩話嘗載淵明此詩不知明玕清瑤出處以爲竹水雕刻之工比諸退之所謂紅皺黃

圓者良可笑也。

丹木生何許。乃在峯李注密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

陶靖節集 卷四 詩五言 一三

軒皇。一作黃湯注。卷一音密。山上多丹木。黃華而赤實。食之不飢。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饕餮之玉。爲良潤澤而有光。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湯注。一作甚。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湯本云。

惟酒與長年。湯注。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何注。楚辭。願寄言于三。願惟酒與長年。鳥令去。願疾而不得。黃文煥曰。因經言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故發此索酒之想。

逍遙蕪臯上。杳然望扶木。樹按。蕪。當作無。東山經。洪柯百萬尋。森散覆陽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神

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湯注。大荒之中有山。上有扶木。柱三百里。有谷曰陽谷。上有扶木。注云。扶桑在上。九日居上枝。一日居下枝。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

樹而或林。音其大也。藝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邱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

李注。山海經云。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姚寬曰。赤泉。山海經無之。知古文多缺失也。謝按。張華博物志。員邱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豈山海經之逸文與。○何孟春曰。東坡

云。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首皆仙語。所謂仙語者。其第二首至此首與。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湯注。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注。夸父者。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何注。禺谷。郭璞注云。禺淵也。今

作虞淵。○何諱曰。妙在縱其詞以夸之。後人不窺此妙。餘述二句。言其爲夸也。至死不悟。謝按。此

蓋笑宋武垂暮舉事。急圖禪代。而志欲無厭。究其統緒所貽。不過一隅之隆而已。乃反言若正也。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元作形天。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一湯本云。復悔徒設。湯本云。
云一作役。在昔心。良晨詎可待。木石以埋。東海奇肱之國。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膽爲口。操干戚以舞。

曾紘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真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爲恨。因閱讀山海經詩。其間一篇云。刑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甚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猛志固長在。意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間以語友人岑穰彥休。晁詠之之道。二公撫掌驚歎。亟取所藏本是正之。因思宋宣獻言。校書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豈欺我哉。親友范元義寄示義陽太守所開陶集。想見好古博雅之意。輒書以遺之。宣和六年七月。中元。臨漢曾紘書。周必大曰。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漢曾紘說。以刑天無千歲爲刑天舞干戚。岑穰晁詠之撫掌稱善。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如前篇之所言。夸父。大概同。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預干戚之舞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復襲曾紘之意。以爲已說。皆誤矣。

邢凱坦齋通編曰。洪內翰謂靖節詩形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辨其不然。按段

成式雜俎。天山有獸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

朱子語錄。或問刑天無千歲。改作刑天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薊林家藏邵康節手書爲據。以爲後人妄改。向家子弟攜來求跋。某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因不欲破其前說。遂還之。何孟春曰。此疑已定于考亭矣。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刑天云云。悲痛之深。可爲流涕。澍按。刑天舞干戚。正誤始於曾端伯。洪容齋朱子王伯厚皆從其說。獨周益公以爲不然。近世猶有伸周絀曾者。如何義門汪洪度皆是。微論原作刑天。字義難通。卽依康節書作刑天。旣云天矣。何又云無千歲。天與千歲。相去何啻彭殤。恐古人無此屬文法也。若謂每篇止詠一事。則欽鴆夔窳。固亦對舉。若謂刑天爭神。不得與精衛同論。未知斷章取義。第憐其猛志常在耳。以此說詩。豈非固哉高叟乎。

巨猾肆威暴。欽鴆遠帝旨。夔窳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爲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鵲鴉豈足恃。
鴻注。鐘山神。其子曰。是與欽鴆殺祖江於崑崙之陽。帝乃戮之。欽鴆化爲大鵲。鼓亦化爲鵲鳥。見卽其邑大旱。變鵲一音軋。愈一龍首。居弱水中。注云。本蛇身。人面。爲貳員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澍按。祖江今山海經作葆江。郭璞注。葆江或作祖江。靖節所讀之本。當卽郭氏之或本也。張平子思元賦。弔祖江之見劉李善注。引山海經亦作祖江。此篇爲宋武斌逆作也。陳祚明曰。不可如何。以筆誅之。今茲不然。以古微以之。人事臨之。

鵲鵲湯本云當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姚寬曰。懷王世。謂

爾何校宣和本。本爲迷者生。不以喻君子。湯注。桓山有鳥。其狀如鵲。其名曰鵲。一音朱。一見。則其縣多放

詩意。蓋言屈原被放。由懷王之迷。青邱奇鳥。本爲迷者。而生。何但見鵲鵲不見此鳥。遂終迷不悟乎。寄慨無窮。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其鯀。重華爲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湯注。管仲請去三賢事。何

也。謝按。晉自王敦桓溫。以至劉裕。共縣相尋。不聞黜退。魁柄既失。篡弒遂成。此先生所爲託言荒渺。姑寄物外之心。而終推本禍原。以致其隱痛也。

挽歌詩諸本作擬挽歌辭。文選作挽歌詩。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一作。鬼錄。魂氣湯本云。一作魄。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

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一作且。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湯本云。一作復。能嘗。殺案盈我前。親朋哭我傍。欲語口無

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湯本云。一本有荒草無人眠。極視正茫茫。二句極又作直。一朝出門去。歸來良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一作來。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崔嵬。馬爲仰天鳴。風爲

自蕭條。綠君亭本云。一作鳥爲。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

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李公煥引祁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矣。或寓意騁辭。成於暇日。寬考次靖節詩文。乃絕筆於祭挽三篇。蓋出於屬橫之際者。辭情俱達。尤爲精麗。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古之聖賢。唯孔子曾子能之。見於曳杖之歌。易簣之言。嗟哉斯人。沒七百年。未聞有稱贊及此者。因表而出之。附于卷末。又引趙泉山曰。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知挽辭乃將逝之夕作。是以梁昭明采此辭入選。止題曰陶淵明挽歌。而編次本集者不悟。乃題云擬挽歌辭。曾端伯曰。秦少游將亡。效淵明自作哀挽。王平甫亦云。九月清霜送陶令。此則挽辭。決非擬作。從可知已。又曰。晉桓伊善挽歌。庾晞亦喜爲挽歌。每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袁山松遇出游。則好令左右作挽歌。類皆一時名流達士。習尙如此。非如今之人。例以爲悼亡之語。而惡言之也。公煥曰。按蘇劉皆不和。豈畏死耶。王世貞曰。陶徵士自祭預挽。超脫人累。默契禪宗。得蘊空解證。無生忍者。云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非牽障語。第乘謔去耳。

聯句

鳴雁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歎息。淵明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湯本云。一作無力。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飭。情之願侶正徘徊。雖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愛翼。循之高柯濯條榦。遠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生迷惑。意必晉書潛本傳所謂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裴遵等輩中人也。

歸田園居

湯注此江淹擬作見文選其音節文貌絕似至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則與陶公語判然矣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陳正敏曰文選有江文通詩曰日暮雲含佳客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徵君田居詩種苗在東臯一首今此詩亦收在陶集中皆誤也韓子著曰田園六首末篇乃敘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東坡亦因其義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余以爲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爲種苗在東臯一首淹種苗亦頗似之但開徑望三益此一句爲不類故人唐子西向余如此說余亦以爲然淹本無淵明情致徒效其語耳乃取歸去來句以充人之固應不類也洪邁曰歸田居末篇乃江文通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數陶徵君田居蓋陶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穡帶月荷鋤歸故江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十六句後項載於擬古九篇中東坡遂亦兩和之皆隨意而成不復細考耳何孟春曰陳善門錄新語云東坡和陶詩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語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要知陶淵明詩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陶作者方是逼真今自諸公觀之亦未見其能逼真也謝按文通此詩載在文選其不當入陶集甚明惟子蒼以田園六首末首乃敘行役不知所指何篇張相國本今亦未見識以俟考

問來使

湯注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時而僞爲之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容齋隨筆問來使詩諸本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天目疑非陶居處李太白感秋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乃用此耳王摩詰詩君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云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憶弟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枝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爲比興諸子句亦是也蔡條西清詩話曰陶集屢經諸儒手校然有問來使一篇世蓋未見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李白尋陽感秋詩陶令歸去來山中酒應熟其取諸此云嚴羽滄浪詩話此篇體製氣象與陶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漫取入陶

集耳。郎瑛曰：此篇乃蘇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

四時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暉，冬嶺秀孤。湯本云：一作寒。松首尾不類，獨此警絕。劉斯立云：當是用此足。

成全篇。篇中惟此警絕。居然可知。或雖願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李注。許彥周詩話曰：此乃願長庚詩。誤入彭澤集。

陶靖節集

卷五

賦辭

感士不遇賦并序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爲之。何注：董作士不遇賦。司馬作悲士不遇賦。余嘗以三餘

之日。何注：魏志：董遇曰：讀書當用三餘。冬者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

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焦本云：一作素業。自眞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

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何注：史記：伯夷叔齊隱於

首陽山。作歌曰：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高士傳：四皓逃入藍田山。歌曰：唐虞世遠。吾將安歸。三閭發已矣之哀。何注：屈原離騷：其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

何懷乎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

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何注：莊子：大塊載我以形。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歎。

李注：韻語陽秋曰：蘇軾云：塊以木爲之。前廣後狹。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于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蓋古戲也。或大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

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羣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汨一作復以長分。美惡作

以一作其紛其一作一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爲善之可娛。何注後漢書東平王蒼言爲善最樂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

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

云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

世。何注張平子東京賦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注炎帝神農名帝魁神農後也並古之君號。孝經鈞命訣。佳已感龍生帝魁。宋衷春秋傳帝魁黃帝子孫也。獨祇修以自勤。豈三省之

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爰生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蔽。李注爰益張釋之何注漢書張釋之字季爲駑郎十年不得調中郎將爰

宜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言便益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言便愍馮叟於郎署。賴魏守以納計。李注馮唐魏尙何注漢馮唐爲郎中署長

級下吏。創爵劉太重帝令唐持節敕尙復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何注韓非

子。應共與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曰。不。二人言信乎。曰。不。三人言信乎。曰。信。人信之。共曰。市無虎。明矣。而三人言成市虎。願王察之。悼賈傳之秀朗。紆遠轡

於促界。何注漢賈誼爲梁懷王太傅死時年三十三劉向稱誼通達國體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

何注漢董仲舒爲江都王相易王素驕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王善待之。仲舒悉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繩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數令國中所居而治。感

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恆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

飢。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櫛。悲茹薇而隕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

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李注色立切。不滑也。伊古人之慷慨。病一作痛。奇名之不立。何注楚辭。老冉冉其將至兮。懼

修名之不立。廣結髮以從政。何注李廣傳。文曰。惜子不遇時。若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武帝時。征匈奴者。盡

勳。衆人之悲泣。何注漢李廣傳。文帝曰。惜子不遇時。若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武帝時。征匈奴者。盡

匈奴大小七十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從廣部。曲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遂引刀自刎。百姓聞之。老壯皆爲垂泣。贊曰。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商盡規以拯弊。言

始順而患入。何注王鳳傳。成帝時。商爲左將軍。上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後爲丞相。甚尊任之。而大將軍

義。奚良長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蒼昊遐緬。人事無已。有咸有味。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

已。既軒冕之非榮。豈縕袍之爲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

張自烈曰。師聖人之遺書。不委曲而累己。此二語足以津筏吾人。至於夷投老以長飢。回旱天而又貧。

語氣悲咽。每讀至此。不覺泫然流涕。文之感人如此。

閑情賦并序○何本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

邪心。諒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從張自烈本作觸類。廣其辭義。何注賦情始楚宋

平子伯喈繼之。爲定靜之辭。而魏則陳琳阮瑀作止欲賦。王粲作閑邪賦。應瑒作正情賦。曹植作靜思賦。管張華作永懷賦。此靖節所謂奕世繼作。並因觸類。廣其辭義者也。余園閭多

暇。復染翰爲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夫何穠

一作懷又

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羣。表傾城之豔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

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曠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何注楚辭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

歡寡而愁殷。襄朱幃而正坐。汎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

分。

李注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

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訾。李注楚辭過失也說文愆字俗作僣待鳳鳥以致辭。恐他

人之我先。

何注楚辭鳳凰既受胎兮恐高辛之先我

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何注楚辭魂一夕而九遷願在衣而爲領。承華首之餘

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爲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

而爲澤。刷玄鬢于穠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爲黛。隨瞻視以閒揚。悲脂粉之尙鮮。或

取毀于華妝。願在莞而爲席。安弱體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

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牀前。願在晝而爲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

而爲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爲扇。含淒飈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願

衿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爲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許結

本作

契闊。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何注楚辭朝飲木蘭之墜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

觀。交欣懼於中襟。一作

竟寂寞而無見。何注楚辭野寂寞兮無人獨悵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

倚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葉變變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借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何注楚辭恐美人之遲暮恨茲歲之欲殫。何注禮記曰歲既殫矣注殫盡也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飄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櫂。譬緣崖而無攀。于時畢昂盈軒。何注淮南子四星畢昂北風淒淒。惘惘不寐。何注楚辭夜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燦於素階。雞斂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李注宋本云行雲逝而不我留時亦奄冉而就過何注楚辭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將不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祛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爲會誦邵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于八遐

昭明太子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

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姚寬曰陶淵明閑情賦必有所自出張衡同聲歌云邂逅承際會偶見充後房情好新交接慙慙若探湯願思爲莞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幃在上衛風霜

歸去來兮辭并序。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餅無儲粟。李注東坡曰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

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穉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

長吏李注令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李注衛建威命使都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按謝

家叔當卽孟府君傳之叔父太常變也詳見譜攷異遂見用於小邑李注當時刺吏得自采辟所部縣令而張授之故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

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

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

宵逝李注詳序意其艱窘就仕可知容窮隨筆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李注任廣云程

自免去職李注任廣云程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序乙巳歲十一月也李注韓子蒼

以郡遣督郵至卽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旣以遠已交病又

媿役十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卽去蓋其友愛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爲高故以

困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

屈於督郵必不然矣何注各齋隨筆曰晉書及南史陶潛傳皆云潛爲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

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東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卽日解印

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案陶集載此辭自有序云云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

辭中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

歸去來今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李善注淮南子曰奚惆悵而獨悲是何注許彥周曰此兩句

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李善注楚辭曰回朕車而復

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後始時所是，幸而舟道遙一作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

晨光之熹微熹，史作希，李善注：聲煩曰：熹，亦熙字也。熙，光明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李善注：三逕，

字元卿舍中竹下開三逕，唯求仲、羊仲從之遊，皆挂廉逃名不出。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何注：朱

讀如俛，讀作盼者非。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李善注：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

日涉以成趣，趣，趨同。李善注：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

以流憩。何注：扶老藤也。見後漢書蔡順傳注：又談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

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何注：吳正傳詩話曰：歸去來辭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下復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

松在東園，衆草沒奇姿，下云：連林人不見，獨樹衆乃奇，皆以自况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遠。文選：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

之情話。李善注：說文曰：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李善注：賈逵國語：一井爲疇。或命巾車，

將適唐都，鄭元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孫志祖文選考異：尋，何云：尋，南史作

荆州詩曰：窈窕，亦崎嶇而經邱。埤蒼曰：崎嶇，不安之貌。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李注：始

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李善注：尸子：老萊子曰：人生于天地

此下有兮字，文選無，今从之。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李善注：莊子曰：華封人謂

紆登東臯以舒嘯。李善注：阮籍奏記：將耕東臯之陽。臨清流而賦詩。嵇康琴賦中語：僕謂淵明胸次度越一世，其文章率

意而成。不應規放前人之語。其意到處。不無與古人暗合。非有意用其語也。若果如漫錄所言。則風飄飄而吹衣。出于曹孟德。泉涓涓而始流。出于潘安仁。此類不一。何獨荀康之語哉。聊乘化以歸盡。李善注。家語。孔子曰。化于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樂夫天命復奚疑。

歐陽文忠公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

李格非曰。歸去來辭。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辭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其詞意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李公煥曰。休齋曰。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遠焉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迫令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辭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辭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始無終。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鈞天而不澹。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範也。

晁以道答李持國書曰。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辭。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余。率同賦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

也。參寥卽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吾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厚于參寥者爲子言。昔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卽事遣興小詩。皆不得中正者也。

王若虛曰。東坡酷愛歸去來。分辭。既次其韻。又衍爲長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張子烈曰。王維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慙也。當時一見督郵。則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我攻中。不顧其後之累也。嗟乎。先生賦歸去來。古今第一流襟期。王維妄肆譏評。何哉。偶爾乞食。情同采薇。若有忍一慙之慮。直是後世宦路上人。展轉妻子。狡免屢營到底不休。又何以成靖節也。此論所以不恥假轡輪袍進身而終汙綠山之僞命。願亭林屢致其譏。有以夫。

林雲銘曰。陶元亮作令彭澤。不爲五斗米折腰。豈未仕之先。曾不知束帶謁見之事。直待郡遣督郵。方較論祿之微薄。禮之卑屈耶。蓋元亮仕於晉祚將移之時。世道人心。皆不可問。而氣節學問。無所用之。徒勞何益。五斗折腰之說。有託而逃。猶張翰因秋風而思葦鱸。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篇中曰。獨悲。曰。自酌。曰。孤往。蓋有世人不能少窺萬一者。結曰。乘化歸盡。樂天知命。則素位而行。夭壽不貳矣。此

文爲騷之變體。騷哀而曲。此直而和。蓋靈均于楚爲宗臣。先生于晉爲遺老。一爲箕比。一爲夷齊。所處故不同也。

澍按先生之歸。史言不肯折腰督郵。序言因妹喪自免。竊意先生何託而去。初假督郵爲名。至屬文。又迂其說於妹喪以自晦耳。其實閔晉祚之將終。深知時不可爲。思以巖栖谷隱。置身理亂之外。庶得全其後凋之節也。故曰。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又曰。帝鄉不可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特旨遠辭。文未易窺測。今爲拈出。讀者自可以推尋而得之矣。

陶靖節集

卷六

記傳述贊

桃花源記

并序李注桃源經曰桃源山在縣南一十里西北乃沅水曲流而南有障山東帶鈔羅溪周回三十有二里所謂桃花源也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

李注漁人姓黃名道真

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

一作華非

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

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

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

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

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

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一湯本云一作於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

詣太守說如此李注太守劉歆謝按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尙士

也何注劉驥之子驥晉書有傳聞之欣然規作焦本云一往有游焉二字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

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湯本云一作其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

無新製。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李注唐子西曰唐

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淵明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怡然有餘樂。于何

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李注桃花源記言太元中事詩云奇蹤隱五百韓退之桃源圖詩又以

儒生三十七年胡亥立三年而滅于漢二漢四百二十五年而為魏魏四十五年而為晉至孝武寧康三

年通五百八十八年明年改元太元至太元十二年乃及六百年趙泉山曰靖節退之雖各舉其歲盈數

要之六百載為近實而桃花源事當在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丁亥前數年間任安貧武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康駢曰。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卽是其處。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

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每有貴客來。鳥輒先鳴庭間。人率以爲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

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卽劉麟之子。驥其字也。南陽人。好遊山澤。志存遁逸。

趙與時曰。靖節所記桃花源。人謂桃花觀卽是其處。不知公蓋寓言也。

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

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

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醃。而谿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

胡仔荅溪漁隱叢話曰。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爲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諸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桃源行。與東坡之論暗合。洪邁容齋隨筆曰。淵明作桃花源記云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桃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僞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代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選用其說。又繼之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詆。然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於劉裕。託之秦。借以爲喻耳。近時胡宏仁仲詩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考僞不考真。先生高步蒼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其說得之矣。

吳師道詩話曰。愚早歲嘗題桃源圖云。古今所傳避秦。如茹芝之老。採藥之女。入海之童。往往不少。桃源事未必無。特所記漁父迷不復得路者。有似異境幻界神仙家之云。此韓公所以有是言。愚觀翁慨

然叔季寤寐義皇。異時所賦。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其於桃源固所樂聞。故今詩云。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於此可以知其心。而事之有無。奚足論哉。頗與前輩之意相發。

晉故征西

李何諸本
作西征誤

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鄢人也。

毛晉曰。晉書作鄢。鄢皆江夏縣名。

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

毛晉曰。晉書作司空。

祖父揖。元康中

爲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爲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

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

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

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

何注。袁煥與曹植書。君公與問公受分陝之任也。

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

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

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名。

李本何本
脫名字非

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

有餘日。更版爲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

識。時爲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爲裒之所得。乃

盆器焉。舉秀才。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邱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色和

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佐何本云一作察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云。一

本風下有至字。吹君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

原孫盛爲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

思。文辭超卓。四坐歎之。何注其文不傳東坡書爲補亡盛嘲嘉云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龍山宴凱軍

先驟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顙苗髮惟明將軍度量安達容此下士顛倒冠履幸夫揚輝兜駟

舉劉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嘉解嘲云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邱壑散髮箕踞墮車

天全顧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屨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

明月佩服寶璫不綴而結不替而附歌詩審釋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孩二篇辭致迥卓古今龍山

當日之會若有東坡此文奉使京師。除尙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腳疾。不

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爲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

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

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

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

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何注東坡曰晉

十一始自總髮至於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晉書作漸近使之然東坡曰淵明孟嘉外孫作嘉傳云或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今晉書乃云漸近使之然則是閨里少年鄙語雖至細然足見

許敬宗等爲人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夔謝按魏書司馬氏傳曰陶夔潯陽人德宗復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尚書陶夔迎德宗達叔以余貧苦亦疑謂夔也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不答曰此本是三司人爲時所重如此淵明先親君惟尚書太常官階爲異

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謹按探行事撰爲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贊曰

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聞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遠業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容齋隨筆曰自古英雄得志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其勢必嫉士大夫之勝己者故常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若蔡伯喈之值董卓孔文舉禰正平楊德祖之值曹操嵇叔夜阮嗣宗之值司馬師昭溫太真之值王處仲謝安石孟嘉之值王溫皆可謂不幸矣伯喈僅僅脫卓手終以之隕命正平轉死於黃祖文舉覆宗德祖被戮叔夜罹東市之害嗣宗沈湎徜徉至爲勸進表以逃大咎太真以智挫錢鳳而

免其危。若蹈虎尾。惟謝公以高名達識。表裏至誠。故溫敬之重之。不敢萌相窺之意。然尙有爲性命。忍須臾。及晉祚存亡。在此一行之虞。孟嘉爲人夷曠沖默。名冠州里。稱盛德人。仕於溫府。歷征西參軍。從事中郎。長史。在朝隤然仗正。必不效郗超輩輕與溫合。然自度終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龍山落帽。豈真不自覺哉。溫至云。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老賊於是見其肺肝矣。嘉雖得全於酒。幸以考終。然才享年五十一。蓋酒爲之累也。陶淵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悠運促。悲夫。

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

何本云。一無其字。

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

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一本本作味其言。一本作極其言。今从李公煥本。毛晉本作其言。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藝苑雌黃曰。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余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因以爲號。後爲彭澤令。去家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比觀南

部新書云。晉書。淵明本傳。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爲號焉。則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蘇子由指點縣城如掌大。門前五柳正搖春。皆誤用也。

讀史述九章

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毛晉云。宋本無此二句。

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何注。景。影同。窮居。采薇高歌。何注。藝文類聚作高歌采薇。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事見伯夷列傳。

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事見殷本紀。

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事見管鮑列傳。

程杵

遺生良難。士爲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懼茲餘恥。令德允聞。百代見紀。事見趙世家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殮至言。慟由才難。感爲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屈賈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候詹何本。作國沙。云一作候詹。非。焦本作詹。謝按詹謂太卜鄭詹尹也。今从詹。寫志。感鵬獻辭。事見屈賈列傳。

韓非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伎焦本。作枝。辨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事見韓非傳。

魯二儒

易代隨時。何注。代。藝文類聚作大。蓋用易。隨時之義大矣。哉作大爲是。迷變則愚。介介藝文類聚作介介。若人。特爲貞夫。德不百年。汙我詩書。

逝然不顧。被褐幽居。

張長公

遠哉藝文類聚作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藝文類聚作皆同。皆爲我異。藝文類聚作而我獨異。斂轡竭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事見張釋之傳。

東坡曰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載吾猶識其意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
人革命絕景窮居貞風凌俗爰感懦夫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曰易
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爲貞夫由此觀之則淵明委身窮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
恥事二姓而然耶

王應麟曰淵明讀史述夷齊箕子云云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
爾顏延年誅淵明曰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而史立傳非也

扇上畫贊

荷篠丈人 長沮桀溺 於陵仲子 張長公 丙曼容 鄭次都 薛孟嘗 周陽珪

三五道邈何注三 淳風日盡 九流參差 互相推隕 形逐物遷 心無常準 是以達人 有時而隱 四體不勤 五

穀不分 超超丈人 日夕在耘 遼遼沮溺 耦耕自欣 入鳥不駭 雜獸斯羣 至矣於陵 養氣浩然 蔑彼結駟 甘

此灌園何注高士傳陳仲子居於陵楚王聞其賢遣使聘之欲以爲相仲子入告其妻妻曰夫子左琴

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甘不過一肉而懷楚國之憂可乎於是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爲人

圖張生一仕曾以事還顧我不能高謝人間何注漢書張釋之子擊字長公官至 豈豈丙公望崖輒歸匪
驕匪客前路威夷何注漢郡漢兄子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 鄭叟不合垂釣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何注

後漢鄭敬字次都都尉逼爲功曹辭病去隱處精學同郡鄧敬爲督郵過存敬敬方釣魚于大澤因拆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孟嘗遊學天網時疏嘗言哲友振

楊偕徂何注後漢汝南薛包字孟嘗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英哉周子稱疾閒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娛

周陽珪事未詳何注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曰琴曰書顧盼有儔飲河既足何注莊子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自外皆休緬懷

千載託契孤遊何注藝文類聚隱逸部贊類載美哉周子至末以爲周陽珪贊而清尚作清商悠然作恬然曰琴曰書顧盼有儔作日玩琴書顧盼寡德數字不同

尙長禽屢贊各本無此篇何孟春据藝文類聚探附扇上畫贊注中今特補載後何曰此贊今本無之豈唐初歐陽詢所見本至宋或有缺脫耶

尙子昔薄宦妻孥共早晚貧賤與富貴讀易悟益損禽生善周遊周遊日已遠去矣尋名山山反豈知反

何注尙長見高士傳後漢書作尙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尙中和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男女嫁娶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廣

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陶靖節集 卷六 記傳述贊

陶靖節集

卷七

疏 祭文

與子儼等疏

告儼俟份佚修。天地賦命。生必有死。梁元帝金樓子。作有生必終。自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何注。孔叢子。孔子四友同賜師由。非夏而此云然者。特謂其同列耳。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外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沈約宋書。作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茶母家貧。東西遊走。無少字。及每以二字。李注。趙泉山曰。五十當作三十。靖節從乙未十一年間。自潯陽至建業。再返。又至江陵。再返。故云東西遊走。及四十一歲。序其倦遊。於歸去來云。心憚遠役。四十八歲。晉龐參軍詩云。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若年過五十。時投閑十年矣。尚何遊宦之有。謝按序云。少而窮苦。乃追述之辭。豈謂東西遊走。在五十後哉。卽依宋書。無少字。非追述。遊走不定。解作遊宦。先生雖賦歸。而與王撫軍殷晉安往來。酬答亦無妨。以東西遊走爲言也。趙說似滯。五十不必改。三十。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屢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李注。東塾燕談曰。孺仲當作儒仲。後漢書王霸傳。霸字儒仲。又列女傳。霸其子爲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于霸。客去。爲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思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既耕安得不黃頭歷齒。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李注。東塾燕談

曰：當康高士傳，求仲、羊仲，皆治車爲業，性廉，逃名。蔣元卿之去，竟州、還杜陵，荆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

惟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亦載三輔決錄。又劉向列女傳：楚老萊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陽，楚王欲使

守楚國之政，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撻，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之酒

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居亂世而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老萊子遂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抱

茲苦心，良獨內愧。金樓子：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歎然

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

疎，繇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

貧，每役無役。宋書作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從宋書作不，焦本同生當思四海

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況同父之人

哉？何注：靖節曰：同父之人，然則猶有庶子也。穎川韓元長，金樓子作陳元長，王應麟曰：漢末名士，身處卿

佐八十而終。何注：八當作七，謝按：何蓋據後漢書韓韶傳。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稚春，王應麟曰：謂

傳：集作范，誤。南史：氾幼，晉時操行作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何注：晉書：氾毓，吳世儒，素敦睦，九

存蓋避唐諱，治字之嫌。晉時操行作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何注：晉書：氾毓，吳世儒，素敦睦，九

家兒無常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尙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李公煥曰：趙泉山言，或疑此疏規遺訓，似過爲身後慮者，是大不然。且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可廢乎？

靖節當易簣之際，猶不忘詔其子，以人倫大義，欲表正風化，與夫索隱行怪，徒潔身而亂大倫者異矣。

張自烈曰：與子一疏，乃陶公畢生實錄，全副學問也。窮達壽夭，既一眼觀破，則觸處任真，無非天機流

行。末以善處兄弟勸勉。亦其至情不容已處。讀之惟覺真氣盎然。

祭程氏妹文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酌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寢疏。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百一作追。李注。謝元傳。痛百常情。作追非。慈妣庶母。李注。早世。時尙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敬。我聞爲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李注。晉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赴駕還江陵。是冬。母孟氏卒。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何校宣和。本作觸。非。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煢煢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于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何注。墓地。嗚呼哀哉。

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李本。何本作右土。何云右疑。當作吉。焦本。毛本作后土。感平生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愔愔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概。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

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李注水聲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

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

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李注從音縱爾雅曰母之姊妹爲從母謝按豫章書曰孟嘉以二女妻陶侃按爾晉之俗字玉篇晉小兒髮訛毀齒也李注以爾與訛義同談並罹偏咎李注靖節年三十七失估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彼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繆葛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

飢寒余嘗學仕纏緜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欽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眞彼衆議從焦本作議諸本作意非每

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

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

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整人李注寡婦也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味茲

近情善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旆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自祭文節李注此文乃靖之絕筆也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何注九月天寒夜長風氣涼風蕭索李注音瑟鴻雁于征草木黃落李注無此二句陶子將辭逆

旅之館永歸于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

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何注漢書地理志土

狹而險山居谷汲

行歌負薪

何注漢書朱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

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適有迺繁

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

何注朱子語錄晉宋間詩多閒澹杜工部

閒則爲之也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惕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

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涅豈吾緇粹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連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

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長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注

也深目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柳三年而不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儉笑王孫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

吾眞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衣以身親土何注漢書楊王孫病且終後漢張奐遺命妻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咨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

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東坡曰淵明自祭文出語妙於續息之餘豈涉死生之流哉

張自烈曰今人畏死戀生一臨患難雖義當捐軀必希苟免且有續息將絕眷眷妻孥田舍若弗能割

者嗟乎何其愚哉淵明非止脫去世情真能認取故我如奚所復戀可以無恨此語非淵明不能道

者

陶靖節集卷七疏祭文

五

陶靖節集 卷七 疏 祭文

陶靖節集

卷八

五孝傳

天子孝傳贊

虞舜 夏禹 殷高宗 周文王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間。以孝烝烝。是以堯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爲天子。以爲不順於父母。若窮而無歸。惟順親可以得意。苟違朝夕。若嬰兒之思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書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之。訓一作謂愛敬盡於事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夏禹有天下。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孝。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禹之德。於是稱聞。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己而聽於冢宰。三年而後言。天下咸歡。德教大行。殷道以興。詩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周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鳴。至於寢門。問於內豎。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履。日中暮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溫之節。食下。必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其化自近至遠。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故得萬

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矣。贊曰。

至哉后德。聖敬自天。陶漁致養。菲薄享先。親瘠色憂。諒陰寢言。一人有慶。千載賴旃。

諸侯孝傳贊

周公旦 魯孝公 河間惠王

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言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貴而不驕。位高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於神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於魯。備其禮樂。以奉宗廟焉。魯孝公之爲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矣。乃命之於夷宮。是爲孝公。夫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有國不亦宜乎。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之失。其名德者。惟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修獻王之行。母薨。服喪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爲宗室儀表。增封萬戶。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衰薄。固已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贊曰。

貴驕殊途。不期而會。周公勞謙。乃成光大。二侯承魯。遵儉去泰。河間率禮。漢宗是賴。

卿大夫孝傳贊

孔子 孟莊子 穎考叔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喪事不敢不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雖蔬食，而齊祭如在。鄉人儻，朝服立於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許止不嘗藥，書以殺父，幸我暫言滅喪，責以不仁，言合訓典，行合世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朽，揚名千載。孟莊子魯人也。孔子稱其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難能也。夫孝子之事親也，事亡如事存，故當不義則爭之，存所不爭，則亡亦不敢改。三年無改，諸本脫三年無改四字宣和本補。父之道，猶謂之孝，況終身乎？穎考叔鄭人也。莊公以叔段之故，與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爲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汝有母遺，繄我獨無。」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贊曰：

仁惟本悌，聖亦基孝。恂恂尼父，固天攸造。一作導

二子承親，式禮遵誥。永錫純懿，無改遺操。

士孝傳贊

高柴 樂正子春 孔奮 黃香

高柴，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哭不偯，言不文也。爲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遺其親。樂正子春，魯人也。下堂傷足，既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已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災患及者，未之有也。孔奮，扶風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里，供養至謹。在官惟母極甘美，妻息菜食，歷位以清。何注：後漢書，奮位至武都太守。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各本作奮，非。從何本作奮，則難繼。能致儉以全養者，鮮矣。黃香，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鵠立，事父竭力，以致養。冬無被褥，而盡滋味。暑則扇牀枕，寒則以身溫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祿榮親。何注：後漢書，香位至魏郡太守。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贊曰：

庶人孝傳贊

江革 廉範 汝郁 殷陶

江革，齊人也。漢章帝時，避賊負母而逃。賊賢之，不害而告其生路，竭力傭賃，以致甘暖，和顏悅色，以盡歡心。欲親之安，自挽車以行。鄉人歸之，號曰江巨孝。位至五官中郎將。天子嘉焉，寵遇甚厚。告歸，詔書褒美。

就家體其終身。以顯異行。廉範。

後漢書。範作范。

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範抱棺執一作而沒。船

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及仕郡。拯太守於危難。送故盡節。章帝時爲郡守。百姓歌詠之。夫孝者。人之

本。教之所由生也。是以範之臨危也。勇。幸民也。惠。能以義顯也。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

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於鄉里。父母終。思慕致毀。推財與兄弟。

隱於草澤。君子以爲難。況童齠。孝於自然。可謂天性也。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

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喻。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

辭辟命。何注。後漢范滂傳。滂事釋。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四鄉人殷陶黃穆亦見俱歸。

載殷仲文事。與此載陶事頗同。然仲文乃靖節近時人。其人靖節豈肯取之。陶事范書夫載。謝宗當時殆

未見靖節集。若廣五行記所載。或因陶事而誤記爲仲文。亦未可知。蓋晉書仲文本傳。無記所載事也。

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孝於其親。而智勇並彰乎弱齡。斯又難矣。贊曰。

事親盡歡。其難在色。彼養以祿。我養以力。義在一作存。

愛敬榮不假飾。嗟爾衆庶。鑒茲前式。

陶靖節集 卷八 五孝傳

聖賢羣輔錄序

陶靖節聖賢羣輔錄一名四八目其書每條末皆載所見原書出處自北齊陽休之編錄後至明何文簡孟春始爲之注按靖節此錄雖係僞作究爲北齊以前人所依託其中甄述兩漢及東西晉書皆非班范史及唐人所撰之史也如三輔決錄張璠記謝承書之類今全書雖佚猶散見於羣籍以南北六朝及唐初諸子書并李善文選注虞世南北堂書鈔徐氏初學記歐陽氏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攷之大半符合何注所採僅依據正史頗多疎漏如韋文高爲韋豹之父錄中所引文高三子見京兆舊事攷前漢書表及韋氏世系文高當名浚京兆舊事凡見御覽十七條卽文高亦見御覽文簡謂不知豈偶未深考耶又下卷八俊內有趙典范書黨錮傳云惟典名見而已攷典范書本有專傳又別見郭泰皇甫規傳安得云惟以名見自相矛盾邪蓋名見者見於八俊也顧亭林亦不得其解乃謂有兩趙典是未嘗考華陽國志及三君八俊錄也而文簡直以典事僅見黨錮及羣輔錄是并未全檢范書矣豈知典事見於謝承司馬彪書及常璩志書籍所載固有不勝錄乎如此之類均攷其同異正其得失校何注有增不揣固陋謹附所見如此以質之博雅安化陶澍鉞

陶靖節集 卷九 聖賢羣輔錄序

陶靖節集

卷九

集聖賢羣輔錄上原注李本

明由曉升級宋均曰級等差

受延禧宋均曰延長也

必育受稅役宋均曰受賦稅及

成博受古諸宋均曰古諸

隕邱立一作

右燧人四佐燧人出天四佐出洛宋均曰出天所生

金提一作主化俗宋均曰爲民鳥明主建福宋均曰福視默主災惡宋均曰爲民

主內職也仲起爲海陸地兼統海也陽侯爲江海宋均曰主江湖

右伏羲六佐六佐出世宋均曰伏犧不及燧人故

風后受金法宋均曰金法言天老受天籙宋均曰籙五聖受道級宋均曰級知命受糾俗宋均曰

窺紀受變復宋均曰有禍地典受州絡宋均曰絡維也力墨受準斥宋均曰準斥凡事

右黃帝七輔州選舉翼佐帝德自燧人四佐至七輔見論語摘輔象

重木正該金正脩熙正

右少昊四叔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見左傳蔡墨辭

義仲春義叔夏和仲秋和叔冬

右義和四子孔安國云卽堯之四岳分掌四岳諸侯鄭玄云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命義仲和仲義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見鄭尙書注

伯夷爲陽伯樂舞條離義仲之後爲義伯樂舞發哉棄爲夏伯樂舞武漫哉歌曰

伯夷爲陽伯樂舞條離義仲之後爲義伯樂舞發哉棄爲夏伯樂舞武漫哉歌曰

義叔之後爲義

齊樂一曰緩

咎繇爲秋伯樂舞蓐收和仲之後爲和伯樂舞未詳歌曰歸來一無武字

垂爲冬伯樂舞丹鳳

右八伯自義和死後分置八伯舜既卽位元視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大傳冬伯後闕一人鄭玄云此上下有脫辭其說未聞十有五祀又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伯稽首而進者也見尙書大傳

謹兜共工鯀三苗

右四凶

蒼舒何注水經隤散注益也檮戡大臨危各本作龍何庭堅何注皋仲容叔達何注杜預

卽垂益禹
皋陶之倫

右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何注。杜云。此卽稷契。朱虎熊羆之倫。

右高辛氏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從四凶至此。悉見左傳季文子辭。

禹作司空。稷作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益作朕虞。汲古閣本無朕字。垂作共工。伯夷作秩宗。龍

作納言。夔作典樂。

右九官。舜登帝位。所選命。見尙書。何注。漢劉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

雄雉。一作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或云不識。秦不虛。或云不空。靈甫。

右舜七友。並爲歷山雷澤之游。戰國策顏歆云。堯有九佐。舜有七友。而尸子只載雄陶等六人。不載

靈甫。皇甫士安作逸士傳云。視其友。則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之徒。是爲七子。與

戰國策相應。

禹。稷。契。皋陶。益。

右舜五臣。見論語。已列九官中。

禹。稷。契。皋陶。伯夷。垂。益。夔。

右八師見楚辭七諫何注東方朔七諫注

伯夷。禹。稷。

右三后。伯夷降典。制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漢太尉楊賜曰。昔三后成功。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見尚書甫刑後漢書。

微子。箕子。比干。

右殷三人。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伯夷。太公。

右二老。尚書大傳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伯夷居北海之濱。此俗本脫皆率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

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

孔融曰。西伯以二老開王業。

閔天。太公望。何注左傳釋文作太顛南宮适。散宜生。

右文王四友。尚書大傳云。閔天南宮适散宜生三子。學于太公望。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

西伯于姜里。孔子曰。文王有四臣。邱亦得四友。此四人則文王四鄰也。何注孔叢子文王有胥附奔奔先後禦侮謂之四鄰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騏。

右周八士見論語。何注國語文王詢于八士又周書注武王賢臣也。此賈逵以爲文王時鄭玄以爲成王時也融以爲宣王時

伯邑考。武王發。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霍叔武。邲叔處。邲按史記管蔡列傳

左傳注皆作成康叔封。聃季載。一本無邲叔

叔武霍叔處右太姒十子。太史公曰。太姒十子。周以宗強。見史記。何注按滕毛鄒雍畢邲鄒皆文王子譜系文王

周公旦。邵公奭。太公望。畢公。毛公。附按何晏論語閔公。太顛。南宮适。散宜生。文母。

太姒也何注劉原父謂子無臣

母理孔子所謂婦人蓋邑姜也右周十亂見論語。何注亂本作其四人已列四友。

秦公牙。吳班。孫尤。大夫冉贊。公子麋。

右五王並能相焉。尸子曰。古有五王之相。適謂之王。其貴之也。

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

右晉文公從亡五人。叔向曰。生十七年。何本緣君亭本作有士五人。見左傳。及晉太尉劉琨詩曰。重

耳憑五臣。

奄息。仲行。鍼虎。

右三良。子車氏之子。秦穆公沒。要以從死。詩人悼之。爲賦黃鳥。見左傳毛詩。

子展賦草蟲。子罕子西賦黍苗。子駟子產賦隰桑。子國公孫段賦桑扈。子豐

伯有賦鶉之賁賁。

子耳孫。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子游孫子嬌子印段賦蟋蟀。子張子

右鄭七穆。謂之七子。鄭穆公子十有一人。罕。駟。豐。印。游。國。良。七人子孫。並有才名。世任鄭國之政。以

免晉楚之難。謂之七穆。叔向曰。鄭七穆氏。其後亡乎。及諸侯爲宋之盟。鄭伯享趙武于垂隴。何注趙文子會宋還。七卿皆從。文子曰。七卿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亦以觀七子之志。見左傳。又吳質

書曰。趙武過鄭。七子賦詩。

仲孫穀文伯。獻子莊子孝伯叔孫得臣。莊叔。穆子昭子成季孫行父。文子。武子悼子平

右魯桓公之曾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孔子曰。三桓之子孫微矣。見論語左傳。

趙無恤。襄子。趙衰始爲卿至無恤四世趙盾。生文子武趙武。生景子成趙成。生簡子鞅鞅。生襄子無恤史記左傳並同。當從

何作。范吉射。昭子。士會始爲卿至吉射五世趙鞅。生昭子吉射凡五世。智瑤。襄子。荀首始爲卿至瑤

子首。生武子懿。懿生朔。與悼子盈。襄公十四年。傳曰。子瑤。首至瑤。凡六世。世本則云。懿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

生而朔死。是也。盈生文子。樂。樂生宣子甲。甲生襄子瑤。首至瑤。凡六世。世本則云。懿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證莊子無緣其孫朔復證莊此從杜氏也。荀寅。文子。庚。庚生獻子偃。偃生穆子吳。吳生文子寅。凡五世。

四當
作五

魏多襄子

統緒始爲卿至多四世謝按史記魏世家魏綽生魏羸羸生魏舒舒生魏襄子凡四世

韓不信簡子

韓厥始爲卿至不信四世謝按左傳厥生宣子起起生須須生簡子不信凡四世

右六族世爲晉卿並有功名此六人實弱晉國淳于越云卒有田常六卿之臣劉向亦曰田常復見

于今六卿必起於漢見左傳史記漢書

儀封人

荷蕢

晨門

楚狂接輿

長沮

桀溺

荷蓀丈人

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右作者七人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孔子曰作者七人見包氏注董威叢

詩曰洋洋乎盈耳哉而作者七人

何注成證名京晉書載其詩便便君子願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

德行

顏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言語

宰我

子貢

政事

冉有

季路

文學

子游

子夏

右四科見論語

何注世所謂十哲者唐孔廟額子配享升曾子爲十哲及後曾子配享升子張爲十哲

顏回

子貢

子路

子張

右孔子四友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

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見孔叢子。

顏回。冉伯牛。子路。宰我。子貢。公西華。

右六侍。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見尸子。

檀子。盼子。黔夫。種首。

右齊威王疆場四臣。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威王曰。王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照前後車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爲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魏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之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爲寶。將以照千里。豈直十二乘哉。魏惠王慚。不懌而去。見史記及春秋後語。

齊孟嘗君田文。魏信陵君無忌。趙平原君趙勝。楚春申君黃歇。

右戰國四豪。見史記。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相國鄧文終侯沛蕭何。楚王淮陰侯韓信。

右三傑。漢高祖曰。此三人。人之傑也。見漢書。

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見陳留志。

綺里季。

夏黃公。

姓崔名郭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見崔氏譜。

角里先生。

右商山四皓。當秦之末。俱隱上洛商山。皇甫士安云。並河內軹人。見漢書及皇甫謐高士傳。

何注四皓名載。

史記其序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諸家讀綺里季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夏黃公。而四明志又云黃公鄧人。避秦與東園公綺里季夏角里先生。隱于商山。又云。

鄧之大隱山有黃公墓。公所葬地按今商山有四皓墓。真偽不可知。史記留侯傳曰。上有不能致者。

天下有四人。逃匿山中云云。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初不言匿何山及迎於何處也。然則商山後人所記未足據。史稱天下有四人。則彼四人者不宜皆在一處。先輩論。

漢廷置酒時。太子所從四人皆假衣冠爾。嗟乎。四皓其生真偽且不可知其死葬地將誰與詰之。

太子太傅疏廣字仲翁。

宣帝本始四年。魏相爲御史大夫。薦廣子霍。光時年六十。以元康三年告退。年六十七。

太子少傅疏受字公子。

廣兄也。

右二疏。東海人。宣帝時。並爲太子師傅。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爲榮。授太子論語孝經。各

以老疾告退。時人謂之二疏。見漢書。

重台令子輿。

居宋。

櫟陽令子羽。

居東。

東海太守子仲。

居宜。

兗州刺史子明。

居西。

潁陽令子良。

居。

里。

右郡決曹掾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號曰五龍。各居一里。子孫並以儒素退讓爲業。天下著姓。見周

氏譜及汝南先賢傳

龔勝字君賓 龔舍字君倩 或曰長倩

右並楚人皆治清節世號二龔見漢書

唐林字子高 唐尊字伯高

右並沛人亦以潔履著名於成哀之世號爲二唐比楚二龔後皆仕王莽見漢書左思曰二唐潔已

乃點乃汙 何校宣和本汲古閣本作反汙

平阿侯王譚 成都侯王商 紅陽侯王根 高平侯王逢時

右並以元后弟同日受封京師號曰五侯 何注成帝河平二年並奢豪富侈招賢下士谷永穆護皆爲賓客時

人爲之語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言出其門也見漢書張載詩曰富侈擬五侯

北海逢萌字子康 何注後漢書作子慶 北海徐房字平原

李曇字子雲 平原王遵字君公 何注逢萌傳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此言徐房字也 平原而李子雲不言何郡李蓋平原人以平原爲房字者殆傳聞之誤

也

右皆懷德穢行不仕亂世相與爲友時人號之四子見後漢書嵇康高士傳

求仲 羊仲

右二人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爲業。挫廉逃名。蔣元卿謝按趙岐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之去兗州。還杜陵。荆棘塞門。

舍中有三逕。不出。惟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見嵇康高士傳。

太傅高密元侯南陽鄧禹。字仲華。大司馬廣平忠侯南陽吳漢。字子顏。左將軍膠東剛侯南陽賈

復。字君文。建威大將軍好時愍侯扶風耿弇。字伯昭。惠棟云水經注作昭伯執金吾雍奴威侯上谷寇恂。字子

翼。征西大將軍陽夏節侯潁川馮異。字公孫。征南大將軍舞陽壯侯南陽岑彭。字君然。謝按范書岑彭傳作舞陽

侯。三十二人題名作舞陽侯未知孰是此從題名也征虜將軍潁陽成侯潁川祭遵。字弟孫。太常靈壽侯信都邳彤。字偉君。

東郡太守東莞成侯鉅鹿耿純。字伯山。謝按後漢書純封東光侯章懷注東光今滄州縣也此作東莞疑誤上谷太守淮陰潁川王霸。字

元伯。謝按後漢書霸封淮陰侯章懷注淮陰縣屬臨淮郡此作淮陰疑誤左中郎將朗陵愍侯潁川臧宮。字君翁。驃騎大將軍櫟陽侯

馮翊景丹。字孫卿。驃騎大將軍參議侯杜茂。字諸公。建議大將軍鬲侯南陽朱祐。字仲先。謝按後漢書作建義

驃騎將軍愼靖侯劉隆。字元伯。揚武將軍全椒侯南陽馬成。字君遷。大司空阜成侯漁陽王梁。字

君嚴。衛尉安城忠侯潁川鮑期。字次元。謝按後漢書期字次況封安成侯章懷注安成縣屬汝南郡此成作城況作元疑誤左馮翊安平侯漁

陽蓋延。字巨卿。捕虜將軍揚虛侯南陽馬武。字子張。驍騎將軍昌城侯鉅鹿劉植。字伯先。左將軍

阿陵侯南陽任光。字伯卿。謝按後漢書作左大將軍惠棟曰水經注作左豫章太守中水侯東萊李忠。

字仲都。惠棟曰袁宏紀云字仲卿左將軍槐里侯扶風萬脩。字君游。琅邪太守祝阿侯南陽陳俊。字子昭。積弩

將軍毘陽侯潁川傅俊字子衡。揚化將軍合肥侯潁川堅鐔字子伋。

右河北二十八將。光武所與定天下。見後漢書。張衡東京賦云。受鉞四七。共工以除。

武威太守梁統字仲寧。金城太守庫鈞字巨公。張掖太守史苞字叔文。酒泉太守竺曾字巨公。

燉煌太守辛彤字大房。

右河西五守。是時更始已爲赤眉所害。隗囂密有異志。統等五人共推竇融爲河西大將軍。內撫吏民。外禦寇戎。東伐隗囂。歸心世祖。克建功業。見後漢書及善文。

大鴻臚韋孟達。上黨太守公孫伯達。河陽長魏仲達。

右扶風平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孟達名彪。丞相賢五世孫。明帝時人。見漢書及決錄。

光祿大夫周舉。光祿大夫杜喬。光祿大夫周栩。尙書欒巴。青州刺史馮羨。兖州刺史郭遵。

太尉長史劉班。侍御史張綱。

右八使。漢順帝時。政在權宦。官以賄成。周舉等議遣八使。循行風俗。同日俱發。天下號曰八使。謝按

書作八使並發。天下號曰八使。見張璠漢紀。

平輿令韋順字叔文。歷位樂平相。去官以琴書自娛。不應三公之命。後爲平輿令。吏民立祠社中。順帝武陽令豹字季明。友人羅陵。號爲縣

約棄官致喪。歸比辟公府。輒棄去。司徒劉愷尤敬之。豹弟廣都長義字季節。少好學。不求榮利。四十乃仕。三爲令長。皆有惠化。

右清河太守章文高之三子。皆以學行知名。時人號章氏三君。見京兆舊事。何注後漢書章彪傳載齊名而不載其名非此不知其父之爲清河守也。○謝按前漢書表及章氏世系文高當名澹

楊震字伯起。以太常爲司震子秉字叔節。以太常爲太尉秉子賜字伯獻。以光祿勳爲公賜子彪字文先。以大中大夫爲公

右楊氏四公。宏農華陰人。自孝安至獻帝七世。父子以德業相繼爲三公。見續漢書。

袁安字邵公。以太僕爲司安子敞字叔平。以光祿勳爲司敞子湯字仲河。以太僕爲司湯子逢字周陽。以屯騎校尉爲司空逢弟隗字次陽。以太常爲司空

右袁氏四世五公。見續漢書。

處士豫章徐稚字孺子。京兆韋著字休明。汝南袁閔字夏甫。彭城姜肱字伯淮。潁川李曇字子雲。謝按後漢書徐穉傳李曇字雲。應棟曰續漢書嵇康高士傳及善文俱云曇字子雲。袁宏紀子雲潁川陽翟人何注此與前李曇字子雲二人姓名字偶同

右太傅汝南陳公。時爲尙書令。與諸尙書悉名士也。共薦此五人。時號五處士。見續漢書及善文。

周子居。黃叔度。艾伯堅。鄧伯向。封武興。盛孔叔。

右汝南六孝廉。太守李偃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版未行。偃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偃妻於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宜公。不有止者莫卹居。於是與伯堅卽日辭行。封黃四人留。

隨柩車見杜元凱女誠

大將軍槐里侯扶風平陵竇武字游平天下忠誠

太傅高陽鄉侯汝南平輿陳蕃字仲舉天下義府

漢書作不長 侍中河間樂成劉淑字仲承天下德安

右三君

少傅潁川襄城李膺字元禮天下機權

司空山陽高平王暢字叔茂天下英秀王叔茂

太僕

潁川城陽杜密字周甫天下貞輔

司隸校尉沛國朱寓字季陵天下冰凌朱季陵

尚書會稽上

虞魏朗字少英天下忠貞魏少英

沛國潁陰荀昱字伯條天下好交

大司農博陵安平

劉祐字伯祖天下稽古

太常蜀郡成都趙典字仲經天下才英趙仲經

顧氏說非也

國志曰典與潁川李膺等並號八俊軍輔錄載當時語曰天下才英趙仲經顧氏說非也

右八俊

有道太原介休郭泰字林宗天下和雅

太常陳留圉夏馥字子治天下書禮未仕此云太常疑誤

令河南索尹勳字伯元天下英藩

河南尹太山平陽羊陟字嗣祖天下清苦羊嗣祖

陽疑 議郎東郡陽發劉儒字叔林天下瑤金劉叔林

孟喜。天下雅志。穎川太守勃海東城巴肅字恭祖。天下臥虎巴恭祖。謝按後漢書。肅渤海高城人。此作

守事。議郎南陽安衆宗慈字孝初。宗孝初。

右八顧。後漢書無劉

御史中丞汝南召陵陳翔字子鱗。海內貴珍陳子鱗。謝按後漢書作子鱗。謝

掾汝南細陽范滂字孟博。海內書。謝按後漢書作汝南細陽人。此用謝書也。蒙令山陽高平檀敷字文

友。海內通士。洛陽令魯國孔昱字世元。海內才珍孔世元。太山太守渤海重合范康字仲真。海內彬

真。惠棟曰范當作苑。謝按范書荀淑傳作渤海苑康。太尉掾南陽棘陽岑旺字公孝。海內珍好。鎮南將軍荊州牧武城侯山陽

高平劉表字景升。海內所稱

右八及。後漢書無范

少府東萊曲城王商字伯義。海內賢智王伯義。後漢書作王章。謝按今范書黨綱傳八所有王章。又云。耶

謂古文。然則璋當作章。儀當作義。義同。說與儀異。謝郎中魯國蕃嚮字嘉景。海內修整蕃嘉景。章。注。耶

突。胡三省以爲皮字。乃傳寫反字之誤。亦非。北海相陳留己吾秦周字平王。海內貞良。侍御史太

山奉高胡母班字季皮。海內珍奇。太尉掾穎川陰劉翊字子相。海內光劉子相。謝按後漢書獨行

冀州刺史東平壽張王孝字文祖。海內依怙王文祖。謝按後漢書黨綱傳作王考。陳留相東平壽張張邈字孟卓。海內嚴恪

荊州刺史山陽湖陸度尙字博平。海內清明度博平。謝按三君八俊錄。清明作清平。

右皆傾財竭己。解釋怨結。拯救危急。謂之八廚。後漢書無劉翊。有劉儻。從三君至此。並見三君八俊錄。

太邱長潁川陳寔字仲弓。寔子大鴻臚紀字元方。紀弟司空掾諶字季方。

右並以高名。號曰三君。見甄表狀及邯鄲淳紀碑。

陶靖節集

卷十

集聖賢羣輔錄下

太尉河南杜喬字叔榮狀喬治易尚書禮記春秋晚好老子隱居不仕年四十爲郡功曹立朝正色有孔父之風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狀奐廉方亮直學該

○謝案李公煥本汲古閣本作前後七徵十要一無所取燉王孫裸形宋司馬爲石槨幅巾時服無棺而葬焉

表狀作七徵十要此何據後漢書十要銀艾改耳孔平侍中河內向翊字甫興狀翊博覽羣籍兼好黃

仲曰銀印艾卽緣綬謂之十要者一官一佩之也

漢書獨行傳作向翊後太傅汝南陳蕃字仲舉狀蕃環偉秀出雅亮無倫學該讀典忠壯嘗諤又曰明

害太尉沛國施延字君子狀延清公潔白進士許國臨難不顧名著漢朝惠棟曰東少府潁川李膺

字元禮狀膺承三公之後生高潔之門少履清節司隸沛國朱寓字季陵識一名翊右一人訪其中正無

老識寓云桓帝太僕潁川杜密字周甫狀密清高雅達名播四大鴻臚潁川韓融字元長狀融聰識

岐嶷時人名之曰窮神知化兄弟同居至于沒司空潁川荀爽字慈明狀爽年十二隨父在公府舉公

齒處卿相之位且二十年本身守約不隕厥問司空潁川荀爽字慈明卿校咸丈人也或遣進奏或親

候從儒林歸服究極篇籍司空清河房植字伯武狀植少履清苦孝友忠正歷位州郡政成化行既登三事聘士

彭城姜肱字伯淮狀肱履元知立性純固事親至孝五十而慕太尉下邳陳球字伯真狀球清高忠直

黃門常侍以此遇害司空山陽王暢字叔茂狀暢雅性真實以禮文徵士陳留申屠蟠字子龍狀蟠年九歲喪父號泣過于戚

人未嘗見齒每至父母亡日三日不食在塚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州郡表其門閭不就徵年七十二終于家衛尉山陽張儉字元節狀儉體性忠實閭門孝友臨官賞罰清亮絕俗

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狀元含海岱之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徵士樂安冉瑒字孟

玉狀瑒體清純之性蹈高潔之行前後十五辟皆不就除高唐令色斯而舉時陳仲舉李元禮陳仲弓皆歎其高風太尉漢中李固字子堅狀固當順桓之際號稱名臣大將軍梁冀惡直醜正害其道桓帝即位遂死于議有道太原郭泰字林宗狀泰器量宏深孝友貞固名布華

辟司徒徵有益州刺史南陽朱穆字公叔民和有慮于賤之風上書陳損益辭切情至尚書會稽魏

朗字少英狀朗資純美高亮幹輔國朝聘士豫章徐穉字孺子狀穉妙德高厚清英超世前後三徵未

卷舒之術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字威明門狀規少有岐嶷正直之節對策指斥黃

右魏文帝初爲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後明帝乃述撰其狀見文帝令及甄表狀

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爲度遼將軍幽并清靜吏民歌之徵拜大司農賜錢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字

威明太尉武威段穎字紀明

右涼州三明並著威名於桓靈之世悉名士也見續漢書

韋權字孔衡權弟瓚字孔玉瓚弟矩字孔規

右太尉掾韋子才之三子皆修仁義兄弟孝友逢盜賊一人病不能去兄弟相慕汲古閣本作保兵至俱死

時人稱之號章三義見三輔決錄

荀儉字伯慈

漢侍中悅之父

儉弟緄字仲慈

濟南相漢光祿大夫年六十六

緄弟靖字叔慈

或問汝南許劭靖爽孰賢曰二人皆玉也慈明才

期叔慈內潤靖隱身修學動必

靖弟熹字慈光

舉孝廉年七十汲古閣本讀作熹

熹弟汪字孟慈

昆陽令年六十汪弟爽

字慈明

公車徵爲平原相還光祿勳司空出自

爽弟肅字敬慈

守無陽令年五十肅弟專字幼慈

後漢書章懷太子傳

右朗陵令潁川荀季和之八子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勃海宛康

謝按後漢書荀淑傳作苑康宛苑通作范

則非

知名士也時爲潁陰令美之曰高陽氏才子八人遂改所居爲高陽里見張璠漢紀及荀氏譜

公沙紹字子起

紹弟孚字允慈

北海書舊傳稱孚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

孚弟恪字

允讓

恪弟達字義則達弟樊字義起

右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奇士也見魏明帝甄表狀及

後漢書

無雙後漢書補注袁山松書曰公沙六龍天下後漢書無雙范書公沙穆傳亦云六子皆知名與此異

膠東令盧汜昭字興先

樂城令剛戴祁字子陵

各本作戴祈何校宣和本作戴祁

潁陰令剛徐晏字孟平

涇令盧

夏隱字叔世

州別駕蛇邱劉彬字文曜

一云世州

右濟北五龍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時人號爲五龍見濟北英賢傳

孝廉杜陵金敞字元休位至兗州刺史上計掾長陵第五巡字文休興先之子興先名種司空伯魚之孫名士也不詳巡位所至時辟太尉掾上

計掾杜陵韋端字甫休位至涼州牧太尉尉按章懷後漢書荀彧傳注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此作太尉疑誤

右同郡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並以光和元年察舉見三輔決錄

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魏司空潁川陳羣字長文中領軍譙朱鑠字彥才侍中濟陰吳質字

季重

右魏文帝四友見晉紀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字嗣宗中散大夫譙嵇康字叔夜晉司徒河內山濤字巨源建威參軍沛

劉伶字伯倫始平太守陳留阮咸字仲容籍兄散騎常侍河內向秀字子期司徒琅邪王戎字濬

仲各本作濬沖何校宣和本作濬仲謝按諸仲書皆作濬沖惟嵇康別傳作濬仲與此合

右魏嘉平中並居河內山陽共爲竹林之游世號竹林七賢見晉書魏書袁宏戴逵爲傳孫統又爲

讚

吳範相風人吳人劉惔占氣河內人趙達算人河內人皇象書人廣陵人嚴子卿名昭武衛尉峻從子謝宋

壽占夢十不一失曹不興畫爲孫權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以爲蠅後張孤城鄭姥相見王粲子童賤謂

太子太傅

右吳八絕見張勃吳錄

陳留董昶字仲道謝按晉書隱逸傳作董養

琅邪王澄字平子陳留阮瞻字千里一云阮八百即瞻弟字字遙集期率多通故大將軍王敦云方瞻有

減故云八百

穎川庾敳字子嵩陳留謝鯤字幼輿太山胡母輔之字彥國沙門于法龍樂安光逸

字孟祖

右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何注晉光逸傳逸渡江依胡母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舉卓逸便于戶外脫衣露頭于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呼入與飲

不舍晝夜時人謂八達據此則八達無董昶王澄庾敳僧法龍及阮瞻而瞻弟字與焉故并記之

裴徽字文秀魏冀州刺史謝按裴松之魏志裴潛傳注潛少弟徽字文季此作秀疑誤裴楷字叔則徵第三子晉裴綽字季舒楷弟長

裴瓚字國寶楷子中書郎裴邈字景初楷孫欽子太傅左司馬裴遐字叔道瓚子太傅主簿謝按裴松之裴綽字此作瓚子疑誤裴康字仲豫徵第二子太子左率裴頡字逸民楷孫季子晉尚書僕射謝按裴注頡乃潛孫秀子

裴綽字此作瓚子疑誤

裴頡字此作瓚子疑誤

王祥字休徵晉太保王戎字濬仲祥族子司徒王澄字平子衍弟裴綽女王導字茂宏敦從弟丞

相王綏字萬子裴康女壻王衍字夷甫父又平北將軍王敦字處仲覽孫基第二王元字眉子衍子陳留內史

右河東八裴琅邪八王聞之於故老何注世說裴王二族盛于魏晉之世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衍裴康方王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

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

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元裴康
兄黎弟楷粹並有盛名又謂四裴

魏司空王昶字文舒

昶子汝南太守洪字處沖

何注太守當作內史謝按裴松之魏志王昶傳注亦作太守

洪子東海內史承字

安期

何注內史當作太守謝按沈約宋書州郡志有太守有內史東海稱太守不稱內史晉書百官志諸國者稱內史他郡太守省內史東漢亦置相一人主治民晉武帝改太守爲內史省相是治王

相治民如郡太守省內史東漢亦置相一人主治民晉武帝改太守爲內史省相是治王

承子驃騎將

軍述

字懷祖驃騎將軍贈官也

述子安北將軍坦之字文度

何注坦之官中書令此安北將軍亦贈官

魏尚書僕射杜畿字伯侯

畿子幽州刺史恕字務伯

恕子鎮南將軍預字元凱

預子散騎常侍錫

字世嘏何注晉書預傳錫終尚書左丞從前未嘗官常侍

錫子光祿大夫父字宏治何注晉書外戚傳父字宏理襲爵辟公府

也官

右太原王京兆杜各稱五世盛德聞之於故老凡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

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撫卷長

歎不能已已者也

八儒

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爲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藁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

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疎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

三墨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忤於衆。此宋劔尹文之墨。裘褐爲衣。跣躋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稱經而背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墨白。此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墨。宋庠私記曰。八儒三墨二條。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四八目之末。陶自爲說曰。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卽知其後無餘事矣。

陶靖節集 卷十 集聖賢羣輔錄下

